

# 女生軍訓話當年 (上)

陳 智 涵

## 沙灘送別廣州入營

民國二十六年，「七、七」抗戰爆發不久，我就讀的廣州女中，為避敵機空襲，疏散順德縣良教鄉上課。到了二十八年十月，也就是我們遷校鄉間上課的第三學期，學校接到教育廳通告，要高中二、三年級學生，參加廣東全省高中以上學生軍事集中訓練。這一龐大的軍訓計畫，最是鼓舞人心；尤其我們一羣青年學生，心情的興奮早已飛離學校的正常上課生活了。

學校高二、高三年級學生，離校入營受訓，就讀人數少了三分之一，這是學校裏的一件大事，難怪留校同學要對我們熱烈的歡送了！

雙十節第二天的早晨，好一個秋風送爽的天氣，我們高二、高三兩百多個同學，精神抖擻，從學校出發，集中在樂從墟（鎮）的沙灘上，接受留校同學的歡送後，再搭輪船駛往廣州。這次由訓導處導演的歡送會，熱烈感人，有些初中一、二年級的學妹，對學姊入營受訓，依依不捨的竟然哭起來。其實受訓的同學，只不過是離校短短的那三個月罷了！真正要分別的是在我們畢業的時候啊！可是小學妹們却熱情得很，眼裏噙着淚

水，揮舞着手絹，恨不得把手絹投在江中以阻流水，擋住輪船開行。我覺得她們的熱情很可愛，但幼稚得却很好笑。當輪船徐徐離岸時，看到沙灘上那一羣天真可愛的學妹，自己的眼眶不覺也有點潮濕。難道這次離別，是沒有再相見的預兆嗎？別矣師長、同學們！我眼睛模糊的看著她們漸漸的後退，慢慢的變小；江上陣陣秋風吹拂，心中的離愁別緒却無法吹散開去！

下午三時，輪船駛抵廣州嶺南大學的專用碼頭。上岸以後，沿着兩旁植滿美麗槐樹的水泥道路前進，走向張弼士堂左側的足球場，每班由班長帶領站在操場空着的地方。大操場上早已站滿了各校送來的學生，她們有各式各樣的制服，分別點綴在大草坪上，煞是好看。不過我總覺得我們學校的制服，最美觀最大方。我們穿的是淺藍色的洋裝軍訓救護服，腰間束了一條黑色有「紅十字」徽的皮帶。乍眼看去，十足女兵的模樣。當我們以齊整步伐進入大操場的一刹那，真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視線。

我們的領隊，教務主任和訓導主任，分別轉回操場的入口地方，為我們辦理入營手續以後，就算把我們交給集訓總隊第二區團（女生區）了

。那時我們不由自主的，被區隊長帶到操場的中央，帶領我們前來的老師，只好向我們揮揮手，算做無聲的話別，我們從這時起，開始離校後的另一種生活了！

## 嶺南大學臨江帆影

這是我有生以來，第一次接受正式的軍訓，既離家又離校，初到一個陌生環境，心裏好不難過。所以在編隊的時候，大家都希望能跟好朋友編在一班，但是等到隊伍編成了，大家的希望都告落空，心裏惆悵得很。原來編隊是這樣的；在原站立的隊伍中先行報數，報單數的上前三步，報雙數的留在原地。在這一分為二的隊形中，兩隊又重新報數，依照第一次的做法，報單數的站出來，報雙數的仍留原地，如是者幾次，這一來原先站在自己身邊的同學，經幾次報數之後，已不知被編到那一班去了？我們原先在心裏的安排，早已被弄得七零八亂，原來的理想已面目全非，怎不教人大失所望呢？

我被編入第一中隊，第一區隊，第一班。因為我個子長得高，站在第一位，名正言順的當了班長。我們的這一區隊被安排在張弼士堂的地下

室，自此以後一個星期來，在嶺南大學集訓生活，寢、食和其他活動都在這個小天地裏。

自從我們對當地環境認識了以後，馬上就對它發生了濃厚的興趣。在休息的時候，我們最喜歡結伴逛校園，或者到農學院產品供應部去吃東西。那裏供應的「蘇盧」品種木瓜，原裝鮮奶、雪糕、奶油甜品等可口的食物，都能教我們大快朵頤；假如我們不是受軍訓生活的約束，一日三餐也希望在這裏享受啊！

在嶺大校園的生活，還有一種享受，它給人的情趣會使人流連忘返，忘記了時刻，那就是坐觀珠江帆影。我們往往在大休息的那段時間，跑到珠江碼頭坐下來，靜觀往來的船隻，大船小船如梭，江面帆影片片如畫如圖；遠景更是水天一色，引人入勝！啊嶺大的環境太美了！能够在這樣的環境，接受緊張的軍訓生活，生活的情趣仍覺得盎然，當然是有它的道理！

### 緊急集合宣布撤退

因為抗戰時局急劇的惡化，嶺大美好的校園再留不住我們了！十月中旬，隨着武漢會戰以後，廣州就成了敵人志在必得的目標。這時敵艦滿布華南海面，虎門外海一帶，更是風雲變色。廣州市內總是日夜不停的響着空襲警報；有些地方已經遭到空襲的嚴重破壞，市容失色，人心跟着開始浮動，逃難逃到那裡？何去何從？這就是那時廣州市民徬徨的焦點。

嶺大校園裏，秋風蕭殺，黃葉遍地，這個原

本整潔的校園，已被它的主人遺忘了。第二區團緊急集合號的餘音，仍瀰漫着各個寢室和校園的每個角落，集訓學生已秩序地魚貫進入張弼士堂。對於這次緊急集合，我們心中都存着一個問號。那就是對戰況的問號。難怪在這偌大的禮堂裏，無論在那個方向，都不斷地傳出嗡嗡的談話聲，大家都好像有千言萬語，非要在此時此地問個究竟不可。正在這時，虎門隆隆的炮聲不斷地震撼人心，懾人魂魄！無疑的，這炮聲也是我們要發問的重點。

副總隊長李節文少將終於出現在台上，總值星官的「立正」口令喊出，台下學生的談話聲音倏然而止。這時「麥克風」開始傳出副總隊長的聲音：「今日的緊急集合，是要告訴你們一個消息——敵人對我們華南開始進攻了……」，副總隊長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同學們說話的聲音此起彼落，聲浪遮蓋了一切，各區隊長又大事鎮壓一番，值星官更是大力吹着哨子，要求肅靜，好不容易才把同學說話的聲浪壓下來。

副總隊長繼續宣布說：「我們現在——決定將學生集訓總隊遷往粵北……」這時台下說話的聲音又再度升起，其中還夾着不少哭聲。區隊長用盡方法要求肅靜，可是沒有一點效果。同學們像著了魔，說話的說話，哭泣的哭泣，有的竟然離了隊伍，亂作一團。由於這個壞消息是由副總隊長親口宣布的，自然不用我們懷疑，那麼原先在我們心中的，「敵人進攻華南的消息，是一項謠傳……」這個希望，現在竟然幻滅了，怎不教我們傷心！

### 自由參加隨隊北上

同學們的私語被總值星官的哨子壓下以後，副總隊長的宣布再次傳入我們的耳朵——「集訓總隊希望把你們全體帶到粵北某地區（保密），繼續受訓；但是考慮你們年紀太輕，一切行動不能自主，要徵得家長同意才行，所以區團決定你們可以自由參加隨隊北上；在這次集合解散之後，你們立刻回家去徵求家長的意見，如果決定參加的，在明日中午以前趕回來歸隊。」副總隊長又說：「大家注意的有幾點——第一行李一律要自己攜帶，所以要求盡量簡單；第二仍是老話，如要參加的，在明日中午以前務必趕回來歸隊，遲到的我們決不等候，一切都按照軍事行動……完畢。」

我們終於接受了這次緊急疏散的事實，它對我們這羣從未見過戰禍的青年來說，給予我們的，是極大的驚惶，和不知「如何是好」的感覺。集合雖然解散了，但禮堂前面仍然站滿了愁眉苦臉的一羣，這羣人馬上就要辭別了父母，遠離故鄉。想到這裏，很多人都會忍受不了而哭起來。和我同班的許鳳嫻同學，她哭得最傷心，她雙腳發軟不能行走，只好由旁邊的同學攙扶着；最後由我們大夥兒安慰着她，要她堅強起來，終於簇擁的扶着她入了寢室。

要隨隊北上的同學，終於在第二天的午前歸隊了。這同各校隨隊北上的集訓學生，與原先送訓的比例來說，以我校外人數為最多。我們這種「團隊」精神最值得讚賞，因為這樣，對我們離家

的心理負擔，無形中減輕了不少；對黯然傷神的情緒也就被沖淡了。俗語說：「人多壯膽」，我們原先脆弱的心靈，就這樣靠着團隊的力量來支撐的。

因為北上的火車還沒有交涉妥當，我們不得不多留嶺大校園一天。在離開的前一天晚上，嶺大校園的一切，留給我的印象最深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全體同學，在嶺大校園裏接受訓導主任馮炳光先生的歡送。他的到來，原想帶給我們，學校退還的一個學期預繳的膳費；怎曉得鄧校長却没有答應退膳費的請求，使得他對我們的「拜托」交了白卷。他雖然空着兩手，但帶來的却是一顆熱情的心，他那份關懷與愛護，對我們諄諄教誨，至誠的鼓勵和祝福，都能使我們十分感動。最後我們大家合唱幾首抗戰歌曲，就這樣藉着那雄壯的歌聲，來發抒惜別的情懷，忘却了離別鄉井的感傷！

### 槍在肩膀 血在胸膛

集訓總隊宣布播遷粵北的第三天清晨，我們移駐距離嶺大十里左右的河南海幢寺。這間古寺位在河南中心區，也是敵機轟炸的主要目標，所以隊上規定我們不能外出，如遇空襲警報的時候，一律要進入寺內的防空避難室。我們駐在這裏雖然有一天的時間，也沒有離開過一步，對於這個生於斯，長於斯的城市，不能在臨別的一刻與她話別，不能再去領略她的風貌；只有任那離情別緒，填滿每個人的心坎，怎不教人黯然落淚？！

「槍在我們的肩膀，血在我們的胸膛，我們

來捍衛祖國，我們齊赴沙場；」（出發歌）」，晚上月色無光，秋風斜雨送我們開拔，我們的目標是西村粵漢路車站。大家都是抱着無奈的心情離市，大約走了十五分鐘的光景，正在踏上海珠鐵橋的一刹那，迎面遇上了市民火炬遊行大隊，他們隊形壯觀，步伐齊整，精神雄壯。與我們相遇的時候，正唱着赴敵進行曲，我們馬上跟着和唱起來，歌聲洪亮響徹雲霄，扣着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心弦；這正好唱出我們和全體市民的抗敵心聲。由於這壯烈的場面的感應，把我們原來沉重的心情，也被化解而消失了，每個人都反而變得無比的興奮，熱血流布全身！踢出的步伐也表現得更有力了！

粵漢鐵路西村車站，當晚顯得特別熱鬧，集訓總隊附城各區團的學生，一律齊集在這裏候車北上。人們熙來攘往，好像要把整個車站填成大海。因為我們想對這出生地的風貌和印象，鏤刻幾度痕跡，所以我們在這夜裏，對市面的一切，沒有不翹首遠觀、低頭近看；更不斷地左右徘徊。

說也奇怪，廣州像一個傷心的失眠者，她清醒地在閃着明亮的眼睛，正瞪視着我們。全市各地仍然燈火通明，繁囂之聲散發自每個角落。也許市民都在「枕戈待旦」，等候殺敵啊！

子夜時分，我們終於分配到一套列車，有車箱和卡車十多節。卡車的乘客，除了我們女生第二區團之外，還有男生的幾個區團，車子雖然把我們帶走，但是那第一次離家的千愁萬結的心情，却仍然繫於那往日在廣州生活的，每一節的回憶裏。就這樣別了故鄉，別了在睡夢中的爹娘，誰不悲傷？我心中惦念着因避空襲，遷返鄉間居住的爹娘，他們是否在睡夢中？是否聽到火車北上的汽笛聲？因我家住在近郊，晚上能夠聽到北上火車的汽笛聲的，我希望這列北上火車的汽笛，能夠傳入我爹娘的耳朵，藉此傳達我對父母想念的心聲。因為此刻一別，不知何日再相見？想到這些心中不覺黯然。我覺得車裏其他的同學，大家都能擺出一副堅強的表情，但不知她們內心的感受怎樣？願我們化悲憤為力量，支持我們那顆幼稚和徬徨的心！我們要勇敢的面對現實，我們更不能感傷，因為今後我們還要負起那艱鉅的救亡工作！

### 途中驚聞廣州淪陷

我們的學生專車，只能在夜間開行，終於在第三天的早晨抵達了粵北的門戶坪石。留坪石休息了一天，在二十三日便開始行軍的程序，經湖南宜章，再轉入廣東連縣。行軍所經之地，完全是樸素的農村，我們所看見的一切情景，拿它跟城市的風貌相比，那又全是另一種景色。所以這地方的一草一木，一切的自然環境和植物生態的表現，都成為我們休息時候的欣賞對象；一切都覺得新奇，自然就成為我們談笑的資料了。正當我們談得最高興的時候，忽然從中隊長口裏，宣

布一個驚心動魄的消息——「廣州在昨天淪入敵手了」，據說「進犯廣州的敵人，是先從珠江口的大鵬灣登陸，再向廣州推進的。我們對這個華南的最大城市，在先既沒有足够的海軍防守華南海岸，敵人登陸時又沒有足够的空軍協助防軍作戰，所以不能擊退來犯的敵人，而任敵人長驅直入」。這個痛心的消息，震撼得我們不能自己，沒有一個不是因掛念着家而哭泣，心中的難過和悲憤，到了極點，怎能不教我們悽然下淚！！

我們無言的接受敵人又一次給我們的血債，我們決不能就此氣餒，只有化悲憤為力量，我們才能繼續前進；要向敵人討回這份血債，只有抱着更堅強的決心，去參加抗戰的行列，才能保衛我們的國家。

### 星子之旅活的教育

從坪石到星子三天的行程，沿途經過的地區，大部分是湖南宜章縣屬的鄉鎮、村落，路上所見所聞，完全是一幅活動的中國農村寫實。這種新奇的景色，真使來自都市的青年大開眼界；同時更引人入勝的，那就是另有一番風味的房屋的形狀，當地居民的服裝和打扮。更有很多我們從前沒有見過的東西，我們雖然對它多加注意，但是在它給人的奇形古怪的印象中，無論如何也不能教人說出它的名堂來。所以我們對那些不知其名的東西，只有存着一個問號，同學們彼此交換了意見也沒有結果。我們經過好些村落，看見他們的屋簷下，掛滿了一串串紅顏色的東西，大串小串煞是好看。大家對這些東西太感興趣了，彼

此傳遞了眼色，那些到底是何物？始終沒有人說出它的名字來。最後我們不顧犯規，離了隊，走近屋旁去看個究竟，那些東西在仔細的分辨之下，終於找到答案了，原來大串的是紅番薯，小串的是紅辣椒。這兩樣東西都是當地的著名土產，更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。秋季天氣好，把土產晒乾，留待日後食用，這是農村生活的常規。

地形是決定一個地區的風俗習慣的主要因素，我們從近海地區，一直向內地走，走到山區。沿途所見所聞，都能不斷地供給我們很多地理的和社會的寶貴知識。我們大家都抱着熱心學習的態度，來接受這課活的教育。這課活的教育給我們增加了不少見聞，同時又可以忘却了旅途的疲勞，想家的情緒無形中也被分散了！

### 平原操場雲海變幻

星子鎮是我們行軍的終點，也就是我們集訓總隊駐紮的地方。它位於粵北連縣的東北角，距離粵漢鐵路粵北門戶——坪石二百二十華里。它是一個民情純樸，商業繁盛，風景可人的大鎮。由於地理環境的賜予，它遠處矗立着高山，四邊却環繞着無數的小丘，而成爲一個典型的谷地；谷地裏村落星羅棋布，每處村落的後面，都是排列着看不盡的梯田，構成了一幅農村的美麗圖案。人，生活在這美麗的圖畫中，真有置身於世外桃源的感覺。

星子的環境，有不平凡的風貌，大街上更是店舖林立。較大的商店，多數做批發食鹽生意，

湖南的商人是主要的買主。除了這類大生意之外，連縣所屬東北地區的土產，也是以這裡爲集散地。土產中以谷米、花生、雞蛋、番薯等食物爲最大宗。我看見店裏的貨物，堆得滿坑滿谷，多得無法計算，這正顯示着我們後方農村糧食的豐饒，就憑這一點，我們的「長期抗戰」一定能够拖垮敵人，粉碎了敵人的「速戰速決」的迷夢！

集訓女生第二區團的營地，位於距離星子鎮兩里的一個名叫黃村的村莊上。黃村的背面全是梯田和山丘；但是村的前方却是一個大平原，是一個理想的操練場地。這個大平原經過一番整理以後，就成了我們的大操場了。大操場平時是供作我們第二區團，三個中隊出操之用，到了結訓的時候，集訓總隊六個區團的學生，也是在這裏舉行結業典禮。它除了以廣闊聞名之外，給人印象最深的，是在它的環境清幽。它四邊詩意的景色，從早晨到傍晚都在吸引着人。我們早上在這裏升旗和早操，下午在這裏操練，每天總有四、五個鐘頭留在這裏，一直對它保持着高度的興趣。原來這個大操場的遠、近景色，都能給人有一種「耐觀」的感覺。遠山終日變幻無窮，一時大霧迷漫，但不久却又化成了沒有盡頭的雲海，掩映飄忽在山峯的四周。這時模糊的遠山，好像羞顏的躲起來，隱沒不見了。但是不消一刻工夫，又見它輪廓分明，腰間還掛着一簾瀑布，銀光閃閃，煞是醒目。人們雖然聽不到它奔騰的水聲，觸不到它飛濺出來的水花，但是由目力的鑑別，它這一吊飛泉，在深綠的林影下，以銀白的閃爍點綴其間，引人入勝。

(下期續完)